



周易宗義卷五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經

咸 兌下 艮上 恒 兌下 艮上

傳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雲峯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

咸損恒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上經彖辭不言
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婚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
之事而首
於咸見之

陸庸成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爲
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爲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
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
爻各執一以爲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爲志志者虛
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未是也獨于初三
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
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
地以爲恒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

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於初三五言
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
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亡
而已然悔亡愈於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
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比應之理又
各不同故也所謂不同以咸取周偏恒取專一而有不
能如其皆徧如其專一若卦體者卽未善也此六爻之
義也

趙汝楫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驗咸以止爲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爲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晦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以艮男下兌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爲咸咸者感也上下交相感應豈不亨通然非可以不正感也此卦男女皆正故取利貞而事之貞者莫如取女取女大事於感通尤切故又曰取女吉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丘建安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唯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
姚鳳梧曰感字便對著應字無應亦不爲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爲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止而說艮止而兌說也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爲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感應之誠无踰此所以取女吉

楊敬仲曰旣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無感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無心之感所以爲正也經繹曰無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咸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心深夫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止字重感主於說止而後不妄

周易宗義 卷之五
說也以止行說卽此是中節而和卽此是平成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卽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僞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張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

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萬物間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敬承又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於感。感非其正。便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天地之情亦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吳一源曰六爻陰陽相應也。爻詞則以求應爲戒。何居。蓋陰陽相應正也。心係於所應。則心爲憧憧而所應爲朋從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二物之氣相感通也
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夫人中虛則能受
實則不能入矣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
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
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
也汪咸池曰無我固虛有主則實咸主中虛孚主中
實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實之因實者虛之根虛而
實實而虛者感之門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
感非將迎受非畱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

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
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居止也順乃所以居
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爲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爲居也艮
體爲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爲說說宜感而五失之
六爻大意質卿曰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
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鳥足以動衆咸腓則躁動何
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
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
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而
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周易宗義 卷之五
蘇紫溪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為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未

傷於靜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良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王註陰而為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張幼于曰咸良皆取身為象良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即良其腓矣良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九三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九三與上六應上居說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人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爲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爲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隨者柔道也三陽剛而亦不處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卽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卽吉矣故三之不處猶

二之不處旣曰咸其股卽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洪覺山曰謂爲在下初二所拘執亦可

九四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凶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

形其照幾何 洪覺山曰貞往來皆定之謂往來夫何
害所害者有感而憧憧耳憧憧爾思則思之所及者朋
則從之其思之所不及者非四之所能感亦非四之所
能忘四之不忘生于思朋之不忘生於從如曰得朋曰
朋來曰朋蓋簪皆出無思以得則非朋從矣 朱晦翁
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
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
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
著一個忙迎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
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口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卽象
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卽
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 楊誠齋曰以思窮
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天下何
思何慮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光大原是虛體太空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
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憧思慮爲憧憧者虛
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
未矣

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

爲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
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
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
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
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
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孔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
也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動復何悔乎故直曰无悔
此其特志抑末矣何也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

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此
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
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程敬承曰如艮背則爲靜得其所而心可通於天下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
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童景孟云咸之諸爻曰拇曰
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
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約說曰上以口舌
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蘇子瞻曰感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
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竝舉而
我不知忘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感也見其所以感
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爻主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
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
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又
曰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謂咸卦六爻皆以期必於感
不盡咸道故君子以虛受人也虛受者卽所謂神之感
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
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
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洪覺山曰人之一身
心爲上思慮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體又次之皆可言
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
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恒

䷟

巽下
震上

趙汝楳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
故卦名恒又剝上柔下雷風相與與而動剝柔相應皆
恒之義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爲吉此六爻相應而无元
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

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為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
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
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
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約說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
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
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
哉註恒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
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張雨若曰常而久方盡恒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
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來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字論左旁從立
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

恒久也恒之義也剛者宜上而上卦為震柔者宜下而
下卦為巽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
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

周易完義 卷之五
巽順以順爲體動无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唐凝菴曰咸恒俱以剛柔相應獨言之恒者咸取无心之感有應則有心恒取有常之道相應則可常此四者皆可久之道故卦名恒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蔡虛齋曰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無不正也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庸何不正之有

唐凝菴曰天下惟道爲正惟久於其道爲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卽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无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正之所在則彖所利之貞也。蘇紫溪曰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卽終卽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

之理也。久於其道，卽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所往而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極到處，故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之所以利也。

唐凝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于一始一終，終則无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无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項氏曰：聖人懼復者，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

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聖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

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可見，惟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卽

此是恒卽此是情之可見者也 洪覺山曰咸以觀其
初恒以觀其終初心者本心也凡人物之心之情必于
久而後知亦必于變易不二而後定觀恒之義也 朱
子曰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
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
而頭面却是一般長長恁他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楊
敬仲曰觀其所恒所恒卽所感知所恒卽所感則天地
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
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无所不通无

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李隆山曰易中諸卦大率兩兩相從合兩為一陰陽相
等則其為用可以至于久大若夫以巽遇艮陰老陽少
則為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為歸妹不若咸
恒陰陽氣等无差此其所以為下經之首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
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
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
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張
兩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爲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
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

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爲不易方也。洪覺山曰天下之至健莫如雷其至疾莫如風體雷風之健疾不敢自弱以撓於中是所以不易也。學者能以風雷之益改過之義合而觀之其功可知已。史繩祖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恒故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變動故益遷改可見恒易二象異。蔡子木曰德之恒者以其知方常知方是立不易方也。恒六爻之戒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體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洪覺山曰恒之六爻彖意盡之矣有終則始隨時處中以圖其始焉爾矣是故初六始交也浚深也始終上下義有深淺而遽以正應之常責望之過則其勢必有所不行如程子所謂劉蕡之類是也。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闊不下接又爲二三所間讒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往又

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小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所自來矣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易述九二以中德應五五復居中以中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

中也

程敬承曰悔自內出者也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疚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
亾夫久中而止悔亾也以陽居陰之爲累也或曰不言吉利者聖學正誼不計功此所爲恒也
又曰久中不是
呆老實久於其
中中便員通而能恒
正所謂立不易方者
象旨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貞而徑言悔亾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
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潘雪松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以其過剛不中又與體其究爲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爲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與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貞不爲吝貞而不恒所以爲吝也張雨若曰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不恒上羞之者衆不知爲誰故曰或朱子曰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爲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无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久便久了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則久非其道矣恒而非道雖恒奚益无禽之象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

動馳驟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 唐凝菴

曰四與初應初陰虚无禽象并以與初亦稱无禽又況初之浚恒本不相得乎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者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口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

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

故曰无禽

程敬承曰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約說曰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經繹曰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常爲山非常之常六五以柔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惟婦而吉矣夫五夫子也道在制義乃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陽剛之正而凶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爲貞五以柔順爲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也豈利往之貞哉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如徒一于順從是夫子而蹈婦人之爲也故凶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爲義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于此益明久于道之爲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丘建安曰二五

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凶而五曰夫子凶者蓋二以剛爲常能常者也五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于知時識變固如此哉或曰從一指夫言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无施而得也 經釋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爲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騫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總論恒是人義德然要歸于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卽貞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爲貞乎二之久中可謂之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爲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

得之

陸庸成曰浚於初而震於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巽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爲貞而不恒四爻爲恒而不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遯

三三

艮下

大壯

三三

乾下

震上

陸庸成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爲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爲君子也王註遯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

遯亨小利貞

林次崖曰遯亨言遯則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義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爲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遯也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程子謂審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卽此義也

程竹山曰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戒小人以无害君子也

吳一源曰遯之義取諸遯之遠逸非退藏也二陰在下

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云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王註：遯之為義，遯乃通也。遯而亨者，遯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即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為，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為，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質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為拘方者論也。如遯而

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遯則无頭腦，无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遯而無痕迹者，是其遯也。若勢已亟而喟，所以遠之，殆矣，殆矣。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遯豈徒為隱逸者哉？遯而亨，非以退為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

張中溪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臨之象曰：剛浸而長，遯之象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朱子曰：惟其浸長，故設戒，令其真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見是他之福。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胡雲峯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唐疑菴曰君子之遯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爲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陸庸成曰遯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蚤謂之時義剝之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

況於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又曰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是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爲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迫之而邈其不相及矣此之爲君子之遯也夫遯者蚤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蘇

紫溪曰聖人之嚴嚴於治已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夫過嚴之近於惡也其幾希之間乎彼未能爲聖人者寧嚴而已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邈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不厲不往何災也

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爲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后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于義尚淺

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爲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筭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爲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爲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爲耳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執之用黄牛之革非必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竝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

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
之革莫之勝說者也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
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
牛之革

陸庸成曰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
爲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
子見貨孟子借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
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
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
嚴

九二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
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徐進齋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係遯是
爲小人私情所牽係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爲義宜遠
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
故有危孫質菴曰疾者行之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
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厲耳蓋出處
大節與泰養私恩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謂之畜
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

游讓溪曰繫戀之久正氣消亡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

妾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疾憊連綿字樣以形容其疾之甚也彼其繫戀處昏昏懵懵如病狂喪心者然困憊之甚所以厲也

呂涇野曰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其畜臣妾之意然陳讓不足言仁傑幾矣蓋君子不幸而實世道之幸未可少之世之君子有遇此時用此道不知畜臣妾之象乃以不可大事責其後時者不得此爻之旨也

程敬承曰一說畜止也下體艮三主止也柔勿進必馴服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禽乾剛以盡去小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說亦新而與本義稍戾姑存之以備參考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絕之以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也中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不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游讓溪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遠舉，故有肥遯之象。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肥者，疾憊之反也。劉牧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撓世累者也。在遯而遠，則絕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唐凝菴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其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

无所疑也。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而無入不自得。遯之蚤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游讓溪曰。上九身在事外。所謂无譽于其前。无毀于其後。无樂于其身。无憂于其心者也。何疑之有。无所疑。須知他去的氣象。灑灑落落。无一點塵埃染者。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

心焉。上九則甘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爲隱逸哉。聖人无心于忘世。亦无心于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乎世味。唯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卽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卽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木子臧也。當

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
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
皓與兩生也

大壯三三

乾下
震上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
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
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
氏乾一也震動於上為大壯艮止于上曰大畜皆四陽
之卦故卦詞皆曰利貞

大壯利貞

洪覺山曰大老陽也乾六陽何以不為壯也純也惟四
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故曰利貞則以
其大之動者利于正也不與復臨泰同言亨者彼之三
陽在內也噫女之壯不可取剛之壯猶可貞女之壯即
於婚之初剛之壯至四而后言焉聖人之心可知矣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不可過也
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雖卦傳曰
大壯則止也 丘建安曰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指
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
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

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張雨若曰貞非獨行已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爲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正本壯所有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經繹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貞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 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爲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至正至大而已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

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爲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赴湯蹈火，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爲主也。正爲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后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弗與勿較自在也。

敬承又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爲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理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不用壯爲貞，用壯爲匪貞，故貞者壯之所以大也。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傳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旨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雖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初九非有凶道也特以其始事不宜卽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故象曰其孚窮也主於必往而必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 陸庸成曰此所謂以禮禠躬善維壯者歟

趙汝楳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故不恃其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

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意切今反爲四陽直可爲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躁決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壯无窮也 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爲貞九三本未爲壯然重

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爲正其正必危如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恃壯貞厲其象如此小人用壯無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 洪覺山曰泉翁曰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用則爲強暴爲威猛爲无禮之勇是壯未爲病用之斯病也罔猶蔑視也小人者上六壯極之小人小人用壯而君子乃罔視而輕觸之貞正而不

知善用其實亦壯而已厲者將危而未至于危之謂也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 楊止菴曰纂言曰陽盛之時不宜過剛聖人雖喜剛之進盛而猶抑其太過以示教戒也 胡氏益曰在大壯其辭危者是也此三爻健體而初三皆有戒象二獨有取者以一剛居陰又中以剛中爲貴故重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

潘雪松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

程敬承曰不壯爲壯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輓大壯之象也輓壯則車強云壯于輓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 洪覺山曰不言角趾腓股之類而云壯于大輿之輓者言已无所用于壯也 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爲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輓輓壯則大輿由大

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夬之決乾之純矣 四爻全重

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 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

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爲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爲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凶之象云藩決蓋羣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輿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輿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輿之有輓矣以此大輿之輓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爲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不申下句者兩

象一義也

趙汝楫曰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于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后遂剛其可妄動乎 項氏曰自四以往爲決故爲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大輿之輶輶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夫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又曰剛長乃終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羣行而喜解諧陽竝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

皆爲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则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 姚鳳梧曰以柔居中

何爲不當在壯言之則爲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 林次崖曰柔居中是柔在內也爲失其內剛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卽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卽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后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胡雲峯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故可勉之以艱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

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難則

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勉於咎故曰

艱則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

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

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

曰既憂之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

三變則為泰大壯上六變則為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唐凝

菴曰以震之驚惧故知艱也咎不長即是吉非別有吉也

蘇紫溪總論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然如是可

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惧其進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一事亦多矣。顧陳竇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為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於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亾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為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為害

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三

三

離上

明夷三

三

離下

三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又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宜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眾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陸九淵曰晉上離下坤六五爲離明之主三陰順從是以致吉而二陰爻反皆不善金賁亨曰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洪覺山曰康侯者安民之侯不言公卿而言侯者侯治其下也成功之侯未免君臣草昧而未定上下艱厲而不寧至乎晉則安民无事矣諸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爲大明之世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問三享之勞晝日三接 雲峯胡氏曰屯豫建侯震也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爲牝馬爲蕃衆象晝日三接離爲日有中虛象崔憬曰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唐疑菴曰五爲大明之君二爲康侯自五至二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蓋以明爲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唐疑菴曰總一

卦言之則離明出于地上日之斯升進也。以內卦言坤以其順而附麗于大明之君亦進也。大明以五在大之位正見其爲中天之晝日也。以外卦言之則離柔進而上行非復明夷之在下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柔之進則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蕃庶錫之厚也。三接禮之隆也。極言其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明出地上无所不昭。嘗謂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張雨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爲順麗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洪覺山曰明出地上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晉而出于地故明耳。夫一日之爲也。出之則明入之則暗。向之則明背之則暗。出入向背之間而明與不明分焉。是故君子之學在自昭其明德。昭者昭之也。止于撤其蔽而已。

也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者也 潘雪松述曰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
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
日以之自昭 程敬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
地上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昭之意光四
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 又曰自昭非爲
人昭也內省於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故欲進見摧
摧處最易奪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
于上得遂其進也設有未信亦當義命自安不急人知
而名焉則不自失而无咎矣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
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
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胡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
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
與裕皆戒詞也

程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
心惟素素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

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曰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
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无往不可之意當晉之
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无適
不可行吾正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
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后之人
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
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唐疑菴曰罔孚正與衆允
及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
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
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
而阻之惟上下未交則綽然有餘裕進退可以自由故
寬裕以俟其進可以无咎矣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
自然受命四亦安得摧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
以中正也

王註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
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得正之吉也受茲介福卽
是貞吉處王母六五陰象也六二履貞不回乃受茲大
福於其王母也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象曰以中
正也原其所受也

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

呂涇野曰愁如者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若司馬公於宣仁是也

陸庸成曰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无愧也仲虎曰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

曰貞吉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惟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情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知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之悔凶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困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凶易因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釋曰初二貞反之身

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
諸講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亾薛良齋曰
三居下之上无應于五維持左右者无其人宜有悔矣
此說安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
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
矣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程敬承曰與衆
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豕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象旨鼫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
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
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而厲之道也

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爲貞也竊高位而欲潛據
之以爲固雖固必危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
厲也洪覺山曰四有二忌回戾近君而忌其明悍邪
圯族而忌其逼故晉貴同類也

趙汝楨曰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
則位不當也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
能緣不能窮水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五
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
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
也

程敬承曰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但晉道
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爲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故
其悔可亡然而不可有心期必也計功謀利一念其爲
治道累不小而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也況晉至
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鼯鼠不得竊據
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勿恤者純王之心

吉之道也曰无不利此无意于利而自利者也

胡雲峯曰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明反爲累矣故失
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
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
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
況五本爲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爲體陽而用
陰雜其心則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乎

因指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
與不純嗚呼嚴矣 易傳曰六五柔主宜不立者聖人

斷之以悔亾以勿恤以往吉以无不利傳又曰有慶是
四者它卦或得有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
而有之然則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健晉
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
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孰謂
其柔而不立哉要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
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經繹曰比取地上有水晉取明
出地上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禽不誠晉五悔
亾而失得勿恤其義通也 程敬承曰六五離體虛中故
其心廓然不以得失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
也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故象晉其角在角而進
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
而吉且无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爲正亦
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
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
小矣維用伐邑以下卽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
利耳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

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爲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地也

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弗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凶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明夷三三離上坤下

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 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爲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爲之矣

明夷利艱貞

孔疏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堅守其真正之德故利在艱貞 蔡虛齋曰他卦只云利貞此曰利艱貞者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須艱難以守正

彭山曰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敬承曰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什明夷之義未可便說處明夷之道至文王以之句方云古之人曾用是道矣下節亦然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

多韜晦善藏之意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能正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當此時事之不可諫之不行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做不去所恃默默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
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
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
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
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
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人之艱貞者故經惟明
夷以二聖竝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
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經繹曰
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爲光卽明夷豈有傷哉胡雲
峰曰聖賢之於患難身繫斯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張

幼子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
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爲蒞衆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
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衆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
壞而至于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
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
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
而明之一端矣王註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
所辟也吳一源曰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已常則爲濬

哲變則爲艱貞。羅一峯曰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咀得極細。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爲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爲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爲夷君子體之以用晦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爲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金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晦明妙在用晦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朱子曰初尚能飛但垂翼耳于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于傷也。君子于行祿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此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亦姑聽之而已。其所全者大也。洪覺山曰明夷于飛其傷在外遠不及身情所難見而離明君子獨能見之。故其于行以三日不食爲義如賁之初義所弗乘所以速往也。食則不可往矣。世俗之人知有所可往至于幾微而往如穆生之去于不設醴酒之日雖申公白公不知也。其非之也宜矣。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有言或諷其迂或議其拘不可

說去之早也 孫質菴曰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惟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爲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如極馬壯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卽是吉非謂可以有爲于時也 孫質菴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褰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極之義者按象傳曰柔順蒙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爲兩意則以字覺无著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爲順而得其則也 一說傷而未切國難猶可匡救須用拯馬壯以佐其急乃吉馬壯謂初九九三陽爲壯健之馬籍以濟艱難於萬一也曰吉乃爲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弗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極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爻辭意在

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 唐凝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也 蘇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

者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潘雪松述曰昏王在上群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

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爲君除之故爲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克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爲貞貞卽艱貞意也 又曰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爲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爲萬世法

者若以商狩爲牧野之師得大首爲獨夫之誅抑與豕
旨戾矣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
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
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
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
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
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
貞也頑民之染惡旣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
之也 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爲臣
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爲臣者

篡弑之禍也

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爲天下去害也今旣
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得大矣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
心意也

胡雲峰曰上爲暗主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爲其所傷者
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
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
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
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遜

也。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楊止菴曰：明夷取股腹心意，首爲象，明上下之分也。

當明夷之時，人心唯欲遁而已。苟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未有獲也。故四以去害爲獲，明夷之心。按爻辭，入字與出字對見，得深處亂朝而傷害不及，雖入而可出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爲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鄧伯羔曰：六二中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爲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難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約說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

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哉唯明不息故忠義炳
朗精忱憤烈迺可謂箕子之貞耳 蔡虛齋曰若其明
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程敬承曰箕子之貞艱貞也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
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其明遂至滅
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
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
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雲峰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
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
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
矣

潘雪松述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
極其明必反為暗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
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
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爻象
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
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
明夷 蘇紫溪曰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

胥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
內照以爲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
而反明爲晦則者不可踰之理君道以明爲則失則卽
是不明晦

總論建安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
爲紂之昏棄五近暗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
就明爲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之伐
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
遠見傷卽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
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爲所傷者也然所居之
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
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
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 之智
二守常而經初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
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家人三三

離下睽三三睽上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
欲其相遇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旣貴于貞不得言凶以
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旣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蘇紫溪曰晉卽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卽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陸庸成曰巽德爲巽離德爲明通卦諱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爲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非巽有齊之義也。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假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女貞。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朱子曰正家之道須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爲難養聖人以刑于爲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與正无二義正卽所以爲嚴也舍正而爲嚴則皜皜矣又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父母卽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趙汝楫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賈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程竹山曰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非以象天地也。孔仲達曰：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邦國。此二語該全象之旨。孫質菴曰：正家而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復還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正家之義，修之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誠。言既稱物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汝言曰：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諸子相曰：言行止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說言而能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唐凝菴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巽與離又近在一方，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君子觀此，則知家人之正皆自我出，惟于吾身言行修之而已。有物不誕也，庸言之信是也，有恒不詭也。

庸行之謹是也。蓋舍言行別無修身，舍修身別無齊家矣。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爲本之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爲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九剛在初，其志未變，閑之于其始，禁于未變之謂豫也。習于遠，斯變之而難矣。初又獨不言吉，何也？方將正志，求以免悔，而何吉之遽及哉？潘雪松述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无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壺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夫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遁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饋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

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唐疑菴曰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言女貞之利者也。事得專成曰遂。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惟二之順故守其閑于前謹其節于後事必禀命唱而後隨一毫不敢以自用自尊故曰无攸遂。巽指五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蓋始以五之正正乎二既以二之順順乎巽此其所以貞而言也。張婁東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食之外非所與也。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不能而在于能其所能。象旨易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巽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彭山曰嗃嗃嚴厲聲九三以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悔厲然猶不失為正家之吉道也反是而嘻嘻則吝矣。

傳云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肆寧過於嚴也。蔡云：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入
尤見非所宜而可吝也。

胡仲虎曰：九三以剝居剝，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
又若易昵于嬾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
兩言之。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
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爲閑劑，
於中則爲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
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記曰：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豈財帛金玉之謂哉？果
然則亦不足以爲大吉矣。蔡云：禮記云云，與陰主利
之旨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
亦可致矣。程敬承曰：富者阜也。四順以正位，一家康
阜，豈不大吉。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
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方獻
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
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位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假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内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雖雖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也

汝吉曰家難而天下易故王者以恭已正家爲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語曰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唐凝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肅愛感彼必以真愛應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卽閑與節之間皆真愛所流溢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相愛以道也分不定則賣卽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爲用者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内情義不親非合異爲同也九五能假有家則一家名分定情義篤矣故吉朱子曰到這裏方成個家若家之人有一

之不相愛卽非家矣。而何以曰有家也。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楊誠齋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姪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嬪，其不交相愛乎。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交愛，此正家之所以爲大。

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

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如，恩不掩義，情不瀆

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於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

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纔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

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身

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

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

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

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楊止菴曰或曰彖詞以五爲嚴君而上九以威言九五以愛言然則異歟曰嚴其義也所以明分也正倫理是也愛其恩也所以合情也篤恩義是也家有倫而不達理尚恩而不協義乃過於愛而不知嚴又安能正也故以嚴爲本而又以德感之又以愛交相處之然後謂之治家之道也易傳曰治家在政睦家在德政以治之德

以威之治卽嚴也威卽假也故威愛用別而其道一也洪覺山曰孚者誠身也反身也反身自誠而一家之人無不畏服是威之所從著也非聲色之爲之也夫家道之成人情未有不意滿而玩忽之者而九剛不然此所以能有終也家人之義其善矣哉唐凝菴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爲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卽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嚴

以此豈真以嗃嗃苦其家人哉

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卽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

睽

三三兌下離上

程傳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趙汝楫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陸庸成曰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善僅可小事睽之反爲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睽用大矣哉

唐疑菴曰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爲卦也言乎其始之分也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矣焉得而不窮睽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叛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

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男女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鄧伯羔曰澤與火俱動故睽火動而澤止无睽矣洪覺山曰朱子曰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居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家人何以不睽也長中之女與少不同且柔居正故也象旨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說而麗明言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孫質菴曰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勢也得中

而應剛重應字有其輔也得中而應故雖不能大有所為猶可小有所濟 張雨若曰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為打頭一睽字睽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 唐凝菴曰火動而上炎澤動而下注上下遂至懸隔睽也中少二女同在一卦故稱同居卒之有行各必有家故其志不同行又一睽也言其象也言乎卦之情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雖進而上行以其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中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也何以止於小事也兩

皆柔卦而合睽之主又柔也 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

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高同卑定

位員方動靜何睽也而網緼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

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 然後其用可

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无害耳莫不善手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于反對于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
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
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林次
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爲用也然兩
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
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爲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
以爲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
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

陸庸成曰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則類以
辨之處睽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程敬承曰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彖謂睽自有合異乃
所以爲同也天下无事可以獨成故彖謂睽須用合乃
所以化異也

敬承又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爲明以晦而明也明
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爲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
中蓋君子之同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卽異
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矣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
所以爲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爲異祇終睽耳韓魏

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而同之道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非正應動而成睽有悔也而與四同德終必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 洪覺

山曰睽初何以悔亡也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所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爲復也夫謂之見未必見也但不致睽疑拒絕之而已見

惡人何以于初也初隙未開凶惡未著故可見也言自復无咎而不言所行者睽初未必其可行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不容之也 潘雪松述

曰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己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兌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兌初而和。不生乖違故能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自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能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什。有見惡人无咎之象。

傳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

者由弗絕也是故卽一見而四睽於初合也。

程敬承曰四旣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爲惡人以四主睽爲異故也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爲同妙在一見。

王輔嗣曰此時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楊止菴曰傳曰无咎則可合蓋四主睽爲異初見之卽所謂異而同也。

蘇紫溪曰曷言乎喪馬勿遂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項氏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易說曰見惡人之所以辟咎豈其爲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二五之睽雖緣三五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 洪覺山曰巷者委途也二應于五可以行矣然而既非其時又非其君故其行也亦必委曲以達其正而後其道可遇如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此非剛中達材未有不以廉謹自速違戾者然則納約自牖其亦謂之達才乎曰睽與坎相似坎四但能逢其一路之誠遇則可以有爲矣何以爲遇也猶忽然而遇之未疑之初心也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狷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所謂委曲者和順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 唐凝菴曰二尊五爲主五親二爲宗則遇而合矣而曰遇于巷者巷取坎爲通象特非震之大塗耳未嘗非可行之道也此亦孔子于季桓子之義也張氏曰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爲于巷之遇于巷非遇主之

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程敬承曰五本柔中本不難遇九二正應何以遇巷也當睽之時志在與主合以濟睽寧敢純任徑直其悃悃款款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于巷耳夫下有巷遇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潘雪松述曰睽之爲睽以有可疑之迹爲人所疑而自生乖異也六三上九正應何以有疑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疑地也疑橫見生見二之曳其後也四之掣其前也上之天且劓而刑之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爲有者終什之以爲无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成見見錮愈疑既而疑亾見什還爲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

三亦安能以遇雨終乎故君子貴剛。見字直貫到天
且剽處曰輿曰牛曰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以
引車其人輿中之人謂三也或曰坎爲輿爲曳離爲牛
唐凝菴曰坎本爲輿見其曳而不爲之載離本爲牛見
其掣而不服其乘皆不可上往之蒙易述曰其人謂三
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鼻者上
通之物剽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清以爲三車曳牛掣而
乘車者復將遭上剽鼻之災也。此與本義長剽二
字不合姑存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洪覺山曰九四何以爲睽孤也四本不爲孤者疑之也

上九則疑甚九四則疑輕疑輕故能一遇元夫而交孚
元夫初也二陽同德交孚相濟其志可行而睽解无咎
之謂也然必厲无咎者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
時則安常處順而覺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
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
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象旨初四皆
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
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爲助故遇元夫謂初
陽德也質卿以爲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
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

卒以遇其志交孚无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劉呆齋曰初謂四爲惡人始相嫌也四謂初爲元夫終相善也故旣喪復得旣孤復孚此已不善而得同類之善如此亦明體得麗故四能變惡而爲善去睽而爲合也是謂始睽終合者也 胡雲峯曰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以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李太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爲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于已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

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同心相倚之

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卽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趙汝楨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爲其慶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爲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丘建安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約說曰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

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狐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至是則疑盡亾而睽可合矣。潘雪松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污穢背負塗泥若將浼已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爲載鬼一車若將崇已而不可與爲類豕猶有之鬼无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竝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弧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旣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爲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爲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

雨之吉羣疑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于此極群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洪覺山曰豕陽物鬼陰物塗澤象車中堅象雜志有鳥鬼車載百鬼夜遊爲崇之事言非三實有之爲上之明極多疑若見而有之也惟其若見而有之也故先張之弧視于我爲仇敵然惟其非實有之也故後說之弧而婚媾正應又將自得之矣。睽極則合陰陽和則雨此羣疑所以盡亡而終吉也。唐凝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

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也

紀聞曰始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

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

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

其後渙然而釋張雨若曰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

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

曰孔子不說象見豕此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

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吳一源曰上九睽

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

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

雖曳且掣心无間隔雖天且剽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

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

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明出

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

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

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

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

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唐疑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剛初四兩剛則孤于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于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

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詞之複者豈无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弒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

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之勲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實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歟

蹇 ䷦ 艮下坎上 解 ䷧ 震上坎下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

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陸庸成曰蹇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

程傳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潘雪松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又曰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

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
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
以想見其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只是勢不得進可止之機也易述曰止者退而
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
其所以爲知知者艮之光也陸庸成曰蹇以止爲智
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

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徒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
蹇之時用大矣哉洪覺山曰屯困蹇皆有難義屯水

雨始生而難通困澤无水而以窮蹇則水在前而難進
難進知止止非不爲也艮道光明見險而不妄爲之謂
也經繹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
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知需險
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
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
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由焉雙湖胡氏曰睽取目有所
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周易卷之五
金汝白曰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可止也故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謂之險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爲知有功正邦兼二五言

程紀曰見險而止爲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其道窮也蓋

見往西南之爲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爲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僭僞比肩邦之不正甚矣廼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象肯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趙汝楨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

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交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于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有如此哉

顧魯齋曰蹇之時必擇地而處擇人而任守正而行如此然後得濟蹇之道甚矣蹇之未易濟也其時用誠大矣哉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合用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敬承曰傳云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阻之象故爲蹇而教以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反身修德其所以行也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退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德修則在在可行矣

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唐疑菴曰反良之躬常次之德故曰反身修德

易述

曰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用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配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楫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終於止何譽之有唐疑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爲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卽止故也

李隆山曰毒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爲後代指笑者有間哉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

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唐凝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爲蹇剗剗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艮不獲身匪躬象初以來爲譽二以蹇蹇无尤有位无位之分也薛溫其曰二責望旣重難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途故曰蹇蹇。潘雪松述曰沈存中

云主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邁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匪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六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胡雲峯曰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不言吉凶者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王臣蹇蹇二句存疑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妥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由所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故曰得其所安象曰內喜正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 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唐凝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為知也內之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於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陰為內陽為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

虛來連于陽則實。唐疑菴曰四力柔非連三无能爲也。然四何以言連也。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當位不重重實字是有濟蹇之實德也。來四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處蹇之時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故大焉。朋來者朋自外來而非取必于正應以蹇足之時君臣之分未定也大抵天下之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亦非陽剛有爲之才莫能濟。九三陽類三來則衆陰附之大蹇可濟矣。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

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爲朋昔之往而蹇之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曰朋來卽所謂利見大人也。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沮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唐疑菴曰四一連三則來矣。陽與陽爲朋故曰朋來。况諸陰亦无不來者乎。王伯厚曰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陸庸成曰坤曰西南

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爲義。故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

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已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之大象，故云來碩吉。何曰一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

極而通矣。

象旨碩指三之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也。故曰志在内，孔疏志在内也者，有陰在三，是志在内也。應既在内，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從貴與比六五同。總論孫質菴曰：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外，總不言吉。初三无責任，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以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上陰柔是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矣。

周易卷之五
汪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爲君得人以濟二爲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 蒙引曰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一卦六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卽止已也

